

# 汉代《易林》与《周易》“古歌”的渊源考述

田胜利

(南京大学文学院, 江苏南京, 210093)

**摘要:**《焦氏易林》与《周易》古歌的渊源,可以分为三个层面。《焦氏易林》的诗性特征赅续《周易》卦、爻辞及其诗性结构,前后相承;《焦氏易林》爻辞一定程度上适用于《周易》卦、爻辞的分类方法,以事象辞、物象辞为主。摄象以明理,象征的表达方式是另一沟通的桥梁;语言上,两部著作援引格言、熟语入卜辞,灵活而多变。

**关键词:**《焦氏易林》;《周易》;诗性结构;象征;语言艺术

**中图分类号:** I222

**文献标识码:** A

**文章编号:** 1672-3104(2015)02-0256-07

《焦氏易林》(简称《易林》)又名《大易通变》,由于它“字字步趋《周易》”,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将其归入《易》类,和《周易》关系密切,视为“易外别传”。《易林》和《周易》的关联,学人往往只注意到易学的象数、变卦层面,而于文本表达方式上存在的联系却较少论述。《易林》的文学特色,钱钟书先生赞誉道:“盖《易林》几与《三百篇》并为四言诗矩矱焉。”《周易》的文学性特征,李镜池先生《周易筮辞考》列有专节探讨,标示为“《周易》中的比兴诗歌”,黄玉顺先生撰有《〈易经〉古歌考释》,认为“《诗经》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,……《易经》里隐藏着一部时代更早的诗集”。黄先生称《周易》卦爻辞为古歌是可信的,张岱年先生对此也做出了充分肯定,“六十四卦都引用了古歌,这可以说是易学研究别开生面的新探索。”《易林》衍《周易》而得,两部书均以独特而富含诗性的语言流存于世,探讨二者文学表达方式上的渊源是一个饶有趣味的学术议题。

## 一、《易林》与《周易》卦、爻辞诗性句型结构的关联

《周易》三言韵语不多,但已经蕴含一些诗歌因子,剔除掉占断语,《同人》卦九四爻辞是这样的:“乘其墉,弗克攻。”《坎》卦九五爻辞:“坎不盈,祇既平。”爻辞尾字押韵,首字领起为半拍,后两字为一拍,和民谣接近。《中孚》卦六四爻辞:“月几望,马匹亡。”末句“马匹亡”以两字领起,和早期三言诗节奏一致,

是以整拍领起。<sup>[1](31-32)</sup>《易林》少部分林辞也用三言体写成,《同人》之《观》:“播天舞,光地乳。神所守,乐无咎。”《革》之《困》:“登昆仑,入天门。过糟丘,宿玉泉。同惠欢,见仁君。”两首爻辞尾字连续押韵,节奏和民谣同。林辞也有隔句押韵的情形,《大有》之《需》写道:“火虽炽,在吾后。寇虽多,在吾右。身安吉,不危殆。”《豫》之《旅》曰:“入天门,守地户。君安乐,不劳苦。”《既济》之《贲》说道:“居华巔,观浮云。风不摇,雨不濡。心平安,无咎忧。”韵语均以单字领起,采用的是半拍加整拍的诗歌节奏。在《周易》卦爻辞中,三言诗句的结构存在两种形态。一种是两字整拍领起,后面是单字半拍。一种是单字半拍领起,后两字为一拍。而《易林》中的三言诗句,绝大多数是半拍领起,后两字为一拍,这种句型是《易林》三言诗的主要形态。《易林》三言诗句以半拍领起为主要形态,这与西汉三言诗的结构存在密切关联。西汉的《安世房中歌》《郊祀歌》,其中有多首三言歌诗,以半拍领起的占绝大多数。《易林》的三言诗句同样多以半拍领起,反映的是西汉三言诗的节奏特征。

《周易》四言体韵语较常见,剥离掉占断语,《否》卦九五爻辞写道:“其亡其亡,系于苞桑。”《大壮》卦九三爻辞:“小人用壮,君子用罔。”这是两句相连的情形,也有三句、四句相连的爻辞,《渐》卦九三爻辞写道:“鸿渐于陆,夫征不复,妇孕不育。”《无妄》卦六三爻辞:“无妄之灾,或系之牛。行人之得,邑人之灾。”《周易》四言句采用两字领起模式,每句二拍,和《诗经》的四言体诗已较为接近。

收稿日期:2014-08-27;修回日期:2015-01-25

作者简介:田胜利(1982-),男,湖南常德人,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员,主要研究方向:先秦两汉文学

《易林》爻辞编写也往往运用四言体。《大有》之《贲》：“楚鸟逢矢，不可久放。离居无群，意味精丧。作此哀诗，以告孔忧。”楚鸟，又名仓庚、黄莺，见《尔雅·释鸟》。这段爻辞的结尾富有抒情意味，与《诗经·小雅》的《何人斯》及《巷伯》的结尾有相似之处。在这里，揭示出以作诗的形式来撰写爻辞的缘由，林辞的具体表达方式也确实如此，如果去除卦象符号，可将林辞按照《诗经》赋、比、兴的分类方法，作如下分类。

赋类，直接描叙事象，以引史或直接叙述现实事象为主暗示吉凶祸福。如，《晋》之《剥》：“天命玄鸟，下生大商。造定四表，享国久长。”化用《诗经·商颂·玄鸟》篇诗句，铺写商族祖先诞生故实，暗示吉祥。《晋》之《比》写道：“黍稷禾稻，垂秀方造。中旱不雨，伤风病藁。”采用铺叙的方式，叙述的是遭受旱灾事象。

比类，以比喻的手法展开，借助他物来标示吉凶祸福。《明夷》之《噬嗑》写道：“江水沱泛，思附君子。仲氏爱归，不我肯顾，姪娣悔恨。”“江水沱泛”化用《诗经·召南·江有汜》中“江有沱”之语。“仲氏爱归”化用《诗经·邶风·燕燕》末章的句子。首句以江水接纳支流小水作比，期待自己能够依附于对方。相思之情既深且长。《损》之《涣》写道：“桃雀窃脂，巢于小枝。动摇不安，为风所吹。心寒怵惕，常忧危殆。”桃雀，又名鸛鹑；窃脂，又名桑扈。俱见《尔雅·释鸟》，皆为小鸟。《荀子·劝学》：“南方有鸟焉，名曰蒙鸠。以羽为巢，而编之以发，系之苇苕，风至苕折，卵破子死。”杨倞注：“蒙鸠，鸛鹑也。”《易林》用的是这个典故。以桃雀巢于小枝，受风吹而左右摇摆之象为喻，暗示卦旨不吉利。《未济》之《剥》：“三狐嗥哭，自悲孤独。野无所游，死于丘室。”以狐狸为主角，《周易·解》九二有“田获三狐”之语，林辞的“三狐”之语，由《解》九二而来。爻辞展示的是孤独漂泊之象，既关涉物也关涉人。比类爻辞借物表意，有时相当于寓言诗。

兴类，以起兴的手法开端，借助他物他事，引出相关内容。《中孚》之《同人》卦是这样的：“鸿飞遵陆，公出不复，伯氏客宿。”化用《豳风·九罭》诗句，朱熹《诗集传》于“鸿飞遵陆”章下注曰：“兴也。”<sup>[2](100)</sup>以飞鸿起兴，标示男性外出而未归之象。《未济》之《震》写道：“雹梅零坠，心思愤愤，乱我灵气。”首句取冰雹打落梅子的景象，由此勾起主人公烦乱的心思。

总的来说，上述《易林》爻辞的分类，畛域并不清晰，时有交叉的情形存在。《小过》之《姤》写道：“驱羊就群，艮不肯前。庆季悛谏，子之被患。”庆季，

指春秋时齐国庆封。子之，指庆封之子庆舍。庆封不听下属的劝谏，导致庆舍被杀，事见《左传·襄公二十八年》。首句既是比也是兴，属于兼复型。赋、比、兴，在《周易》古歌中已经初现端倪。高亨先生《周易卦爻辞的文学价值》指出，《周易》卦、爻辞可分为四类，“采用赋的手法的短歌”、“采用比的手法的短歌”、“采用兴的手法的短歌”、“类似寓言的短歌”<sup>[3](121-122)</sup>。高先生的分类是可取的，和《易林》爻辞能够相互印证。除此之外，《周易》古歌的诗性结构还表现为，六位成卦，六十四卦皆分为初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上，每一卦配六则爻辞，往往遵循以类相次或时空推移的方式编排，间杂三言或四言韵语，“由《周易》中短歌到《诗经》民歌，也显示出由《周易》时代到《诗经》时代，诗歌的创作艺术逐渐提高的过程”<sup>[3](124)</sup>。

《周易》的六爻卦由两个三画卦构成，乾、坤、震、巽、坎、离、艮、兑是基础，两两相叠而得。卦名和卦辞、卦的宗旨相应，相当于诗题，《贲》，《说文解字》：“饰也。”卦、爻辞也围绕修饰之义取象展开。

《周易》爻辞的排列形态主要有两种类型。<sup>①</sup>一种是爻辞依次相接，一气贯通，中间没有间隔。如《渐》卦，依次是“鸿渐于干”“鸿渐于盘”“鸿渐于陆”“鸿渐于木”“鸿渐于陵”“鸿渐于陆”，第一次出现的陆指水边陆地，第二次出现的陆指山陵上的高平之地，鸿停留的地点是由低处向高处迁徙。有时这种层递性略显灵活，如《咸》卦，依次是，“咸其拇”“咸其腓”“咸其股”“勿勿往来，朋从尔思”“咸其脢”“咸其辅、颊、舌”，其中九四爻辞“勿勿往来，朋从尔思”比较例外，没有道明，而是采用比较隐晦的手法，《正义》写道：“居体之中，在股之上，二体始相交感。”指人体的私密部位，爻辞的顺序依旧按照从低到高而排列。第二种类型，爻辞以单卦的方式进行排列，前三爻为一组，后三爻为一组。如《节》卦，初、二、三爻首句依次是“不出户庭”“不出门庭”“不节若，则嗟若”。由否定词“不”领起，四、五、上三爻首句依次是“安节”“甘节”“苦节”，由卦名“节”收尾，编排整饬。这两种范式和诗歌的体式具有一致性。

《易林》在《周易》六十四卦的基础上一卦变为六十四卦，共计 4 096 则卦象与爻辞(缺《未济》之《讼》)。《易林》爻辞的编排综合爻位意义及卦象而成，爻辞之间的区分度已经不甚明晰，不再有《周易》六爻依次相接或单卦循环的结构模式，六位成章的诗性结构已经隐没，仅存爻辞依傍变动爻位吉凶的大体走势(主要见于一爻变、五爻变爻辞)，但爻辞本身更类于诗。试以《豫》卦一爻变为例：

吾有骅骝，畜之以时。东家翁孺，来请我驹。价极可与，后无贱悔。(豫之震)

周德既成，杼轴不倾。太宰东西，夏国康宁。(豫之解)

李华再实，鸿卵降集。仁德以兴，荫国受福。(豫之小过)

蔡侯朝楚，留连江滨。逾时历月，思其后君。(豫之坤)

中原有菽，以待饗食。饮御诸友，所求大得。(豫之萃)

鹊巢柳树，鸠夺其处。任力薄德，天命不祐。(豫之晋)

六首爻辞依次从初爻到上爻变动，没有呈现出层递性，而是各自独立。《豫》之《震》、《豫》之《坤》采用赋的手法叙述事件，遵循事情发展的逻辑顺序，相当于叙事诗。《豫》之《解》，追述周朝史事，相当于咏史诗。《豫》之《小过》、《豫》之《萃》、《豫》之《晋》爻辞结构相似，首两句起兴，后两句是在前两句基础上的引申，借景而言事。《易林》爻辞的结构，或直接叙述，或运用比、兴领起，末尾点明卦旨，相当于《周易》的占断语，重心在后而不在前。

## 二、《易林》与《周易》卦、爻辞物类事象的象征意义关联

象征意义是《周易》的核心，《庄子·天下》篇写道：“易以道阴阳。”各类物象、事象暗含阴阳更迭变动的象征义。《说卦》称：乾为龙。《乾》卦上九爻辞：“亢龙有悔。”象征阳刚过盛之象，警戒避免阳盛致患之义。爻辞“利涉大川”，川由水构成，水性柔，属阴，“利涉大川”象征利于使用阴柔之义。卦、爻辞所渗透的象征义是正确解读《周易》全书的一把钥匙。

《周易》的象征意义贯穿整个爻辞，《易林》赅续《周易》也是如此。《解》卦九二爻辞“田获三狐”，林辞《贲》之《谦》化用写道：“释然远咎，避患高阜。田获三狐，以贝为宝。”《九家易象》：“艮为狐。”田获三狐，是获取阳刚之象，与避患高阜相应，阜指山，《说卦》称：艮为山，爻辞谓借助阳刚可远离灾患之义。《小畜》卦九二爻辞“夫妻反目”，林辞《节》之《困》化用道：“日走月步，趋不同舍。夫妻反目，主君失国。”夫妻反目象征阴阳背离之义。走，指奔跑；步，指正常速度前行。“日走月步”，太阳运行速度快而月亮缓慢推移，同样是阴阳相悖之义，日、月分别代表阳和阴。《易林》的象征含义和《周易》一样，有时也通过叙述事件来表达，《益》之《否》：“东家杀牛，

闻臭腥臊。神怒不顾，命衰绝周。亳社灾烧，宋公夷诛。”首两句化用《既济》卦九五爻辞：“东邻杀牛，不如西邻之禴祭，实受其福。”在祭祀所用牲畜中，牛居首位。杀牛以祭，是最丰厚的祭品，与《益》卦相应。林辞的“神怒不顾，命衰绝周”用的是《诗经·大雅·皇矣》的典故，指的是周灭商的历史故实。商居东方，周位于西郊，故用东家指代殷商。《春秋·哀公四年》称：“亳社灾。”《左传·僖公十九年》记载：“宋公使邾文公用郕子于次睢之社。”林辞运用这两个典故，都以祭祀土地神的社为背景，指发生在那里的过分事件。祭祀社神需要烟火，但那里发生火灾，则是过多而导致灾害。用人作牺牲，亦是增益祭品超过限度而成为灾难之象。

除了引《周易》卦、爻辞外，《易林》往往自铸伟词，揭示象征含义也是正确解读这些爻辞的一把钥匙。若按照表达所借助的象来划分，《周易》《易林》的爻辞可以分为多种类型。针对《周易》卦、爻辞，高亨先生在《〈周易〉筮辞分类表》中列为四类，纪事之辞、取象之辞、说事之辞、断占之辞。<sup>[3](17)</sup>这一分类标准，在《易林》中也可供参考，结合林辞的特征，可以将其行为分为如下两大类。

### 1. 事象辞

摘引故实或记叙现有事象来暗示某种象征义。《萃》之《蛊》写道：“襄王叔带，郑人是赖。庄公卿士，王母忧苦。”昭公叔带作乱，周襄王奔郑的历史故实，见于《左传·僖公》二十四年：“昭公奔齐，王复之。又通于隗氏，……王出适郑，处于泛。”《萃》之《蛊》卦五爻变，仅初六爻不动，爻位意义暗示不宜有所动，《萃》卦上兑下坤，《蛊》卦上艮下巽，《说卦》称：兑为毁折，艮为止，坤为众，巽为伏，故爻辞是出行而受灾之象。《贲》之《巽》：“怀璧越乡，不可远行。蔡侯两裘，久苦流离。”故实见于《左传·定公三年》：“蔡昭侯为两佩与两裘以如楚，献一佩一裘于昭王。昭王服之，以享蔡侯。蔡侯亦服其一。子常欲之，弗与，三年止之，……蔡人闻之，固请而献佩于子常。”《贲》卦上艮下离，《巽》卦上巽下巽，《说卦》称：“艮为止，离为甲冑、为戈兵。”《贲》之《巽》初、二、四爻变，爻辞编撰往往还和卦的宗旨联系紧密，《贲》指修饰，故林辞以衣裘、玉佩当之，蔡侯因为吝嗇佩饰而被囚居于楚，象征阳刚受缚。事象辞也可借现实事象展开，《履》之《大畜》写道：“两人俱争，莫能有定。心乖不同，讼言起凶。”具体的人和物未出现，采用泛式手法，叙述现实生活中因争讼而导致祸难之象。

## 2. 物象辞

由动物、植物等象构成，偶尔顺带和人事相夹杂。《大有》之《旅》写道：“麒麟凤凰，善政得祥。阴阳和调，国无灾殃。”首句提及麒麟与凤凰，叙写吉祥之兆，象征阴阳和谐。《明夷》之《小过》：“虎怒捕羊，猯不能攘。”展示自然界的生物链，取物物相克的象征义。《履》之《大有》写道：“针缕徒劳，锦绣不成。鹰逐雉兔，爪折不得。”以鹰捕雉、兔为象，表达阳刚受损而无获之义。物象辞还取自于天体，《蛊》之《井》写道：“昊天白日，照临我国。万民康宁，咸赖嘉喜。”首句引昊天、太阳入爻辞，象征阳刚舒展而国家康宁之义。

总体来看，事与物是《易林》摄象明理的两大依托。事象辞的主角是人，而物象辞的载体是物，一首爻辞往往对应不同类型，也有交叉重叠的现象发生。《易林》没有占断之辞，记事之辞和说事之辞区分也不明晰，和《周易》不能完全对应，但无论哪种类型，《易林》和《周易》物象与事象的象征义却往往可以贯通，前后相承，林辞象征意义甚至更为丰富。试以相关物象为例。

刺猬，《周易》古经称之为汇，《泰》卦初九爻辞：“拔茅茹以其汇，征吉。”汇，繁体彙，《尔雅·释兽》：“彙，毛刺。”郭璞注：“今蝟状，似鼠。”<sup>[4](74)</sup>彙指的是刺猬，《山海经·北次二经》也记载：“其兽多居暨，其状如汇而赤毛，其音如豚。”郭璞注：“汇，似鼠，赤毛如刺猬也。”<sup>[5](83)</sup>汇指刺猬。刺猬毛发如尖刺，有较强的杀伤力，象征阳刚。《泰》卦初九爻辞谓清除阴柔之物而获取到阳刚，初九阳爻，获取到阳刚，暗示利于采取出征作战的阳刚之行来获取通泰之象。《否》卦初六爻辞写道：“拔茅茹以其汇，贞吉，亨。”意谓清除阴柔而获取到阳刚，初六阴爻，获取到阳刚，是受阻之象，与爻位意义相悖，合乎《否》卦宗旨，故利于进行占问，仍属吉利。汇指刺猬，形体充满尖刺，象征阳刚，在《易林》中可以得到很好的印证。《大畜》之《泰》：“虎卧山隅，鹿过后胸。弓矢设张，汇为功曹。伏不敢起，遂全其躯，得我美草。”汇为功曹，《大有》之《讼》写道：“虎卧山隅，鹿过后胸。弓矢设张，猯为功曹，伏不敢起，遂至平原，得我美草。”《蹇》之《艮》亦曰：“登山履谷，与虎相触。猯为功曹，班叔奔北，脱之喜国。”功，指坚固。曹，谓群。“汇为功曹”，指刺猬是形体坚固的类群。猯“伏不敢起”是以刚避刚之象。“班叔奔北”，指楚国斗般之子贲皇在内乱之际逃亡晋国，事见《左传·襄公二十六年》。古书般、班往往通用，故称他为班叔。喜国，指喜爱他的诸侯国，谓晋国。两例爻辞中以猯代汇，可见，汇

即猯，所指相同，刺猬象征阳刚。《明夷》之《小过》写道：“虎怒捕羊，猯不能攘。”这条爻辞是谓刺猬无法虎口夺食，亦是不以刚相犯之义。刺猬又会被其他的阳刚之物所制，《兑》之《随》：“瞻白用弦，弩孱恐怯，任力堕劣。如猯见鹄，偃视恐伏，不敢拒格。”刺猬不敢与猛犬搏斗。鹄，猛犬名。汇指刺猬，象征阳刚，在《周易》和《易林》中具有一致性。

鸿，《周易·渐》卦六则爻辞均提及，下卦三则爻辞首句分别是这样的，初六：“鸿渐于干。”六二：“鸿渐于磐。”九三：“鸿渐于陆。”《说文解字·鸟部》：“鸿，鹄也。”段玉裁注：“经传鸿字，有谓大雁者，如《曲礼》‘前有车骑则载飞鸿’，《易》‘鸿渐于磐’是也。”<sup>[6](152)</sup>鸿指大雁，《邶风·新台》：“鱼网之设，鸿则离之。”<sup>[2](29)</sup>鸿鸟捕鱼为食，是水鸟，象征阴。《周易》爻辞中的鸿鸟起初栖息在水边，得其所宜。鸿象征阴，与《渐》卦卦辞“女归吉，利贞”中的女子返归事象正相应。女子是阴柔的象征，故爻辞以象征阴柔的鸿鸟当之。鸿鸟象征阴柔，在《易林》爻辞中也是如此，《益》之《小畜》写道：“鸿飞戾天，避害紫渊。虽有锋门，不能危身。”鸿可飞于高空，也可生活于水渊。《益》之《晋》说：“鸿雁俱飞，北就鱼池。鳣鲔鳊鲤，众多饶有。一筥获两，利得过倍。”首两句揭示出鸿雁以鱼为食的习性。《贲》之《颐》写道：“鸿鹄高飞，鸣求其雌。雌来在户，雄哺嘻嘻。甚独劳苦，鳊鰕鰋鲤。”末句标示的也是鸿鹄以水生动物为美食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林辞中鸿的象征义有两面性，也可象征阳，取鸿能高飞，且声闻九皋之野而得。《九家易象》：“震为鹄。”吴澄本写作鸿。项安世写道：“鹄，古鹤字。(震)为鹄、为鼓，皆声之远闻者也，与雷同。鹄色正白，与鼻的同。”<sup>[7](627)</sup>如，《师》之《震》写道：“鸿飞在陆，公出不复。仲氏任只，伯氏客宿。”尚秉和先生《易林逸象》“震为鸿”<sup>[8](4)</sup>，是可信的，故林辞以鸿当之。鸿象征阳刚，暗含“大”义，《同人》之《屯》写道：“鸿鱼逆流，至人潜处。蓬蒿代柱，大屋颠仆。”鸿鱼指的是大鱼，鸿谓大。《渐》之《比》亦记载：“文山鸿豹，肥腩多脂。王孙获愿，载福巍巍。”《荀子·成相》：“禹有功，抑下鸿。”杨倞注：“鸿，即洪水也。”<sup>[9](308)</sup>鸿，亦取浩大之义。依据不同，划定归属也不一致，鸿是含义较为丰富的象征物。

《周易》卦、爻辞的象征含义是明显而突出的，其他的单个物象弧、矢象征阳，徽纆、鲋鱼、豕、泥，象征阴，《易林》也是如此。并在《周易》基础上，遵循类比思维，象的选取大幅激增。如，由“杨”可推理出松、柏属阳，《需》之《坤》写道：“温山松柏，

常茂不落。鸾凤以庇，得其欢乐。”爻辞由温山、松、柏、鸾鸟、凤凰系列物象构成。松、柏高大，生于山中、平陆，《尚书·禹贡》记载：“岱畎丝、枲、铅、松、怪石。”《周礼·夏官》：“冀州，其利松柏。”和杨相似，可归为一类。温山松柏，《乾》之《蛊》写作南山松柏，阳的象征，松、柏枝繁叶茂，阳盛之象，鸾鸟、凤凰象征阴，取其毛羽有文采而得，尚秉和先生注：“离为文章，故曰鸾凤。”<sup>[10](82)</sup>鸾凤以庇暗示阴得到阳的护佑，阴阳和谐之象。松柏象征阳，和吉祥卦旨相系，在其他爻辞中也能得到印证，《乾》之《蛊》写道：“彭祖九子，据德不殆。南山松柏，长受嘉福。”松柏万古长青，彭祖男性，匹配松柏，阳隆盛而不衰之象。《观》之《损》：“长生无极，子孙千亿。松柏为梁，坚固不倾。”松柏作梁，坚固不倾，阳盛之象。《离》之《比》：“松柏枝叶，常茂不落。君子惟体，日富安乐。”松柏常茂不落，相配君子，也象征阳盛而不衰之义。

《周易》少数爻辞借助单个物象表达象征含义，如，《贲》卦上九写道：“白贲，无咎。”仅在卦名前冠以颜色“白”。此外，《周易》卦、爻辞的象征往往借助多个组合来表达。《姤》卦初六爻辞写道：“系于金柅，贞吉。有攸往，见，凶。羸豕孚，蹢躅。”第一个事象是被牵在织机的金属部件上。金柅用于收丝，由此推断，应是丝线缠系于金柅，被固定在那里，这是柔系于刚之象。第二个事象是进行拴养的猪。拴养猪不是系于阴柔之物，而是限制住阴柔，使它无法挣脱，是保持阴柔被系于阳刚之物的状态。

《易林》象征义的表达通常情况下也以整体形式来呈现，《益》之《益》写道：“文王四乳，仁爱笃厚。子畜十男，无有夭折。”标示的是子孙繁盛之义，故实见于《史记》。《说卦》称：震、坎、艮为子，子畜十男，阳盛之象。

《蹇》之《蛊》写道：“六鹄退飞，为襄败祥。陈师合战，左股夷伤。遂崩不起，霸功不成。”鹄为鸟，能高飞，象征阳，与宋襄公相应，飞而中退之貌与宋襄公战败事迹相连，鹄退飞是阳刚受损之象，和襄公败绩吻合。“六鹄退飞，过宋都。”见于《春秋·僖公十六年》宋襄公战败而左股夷伤，见于《左传·僖公二十二年》。

同一物象或事象的象征具有一致性，揭示物类事象所代表的阴阳观念，是解读《周易》与《易林》的关键。爻辞既有表层含义，也有深层次意蕴，表层含义是字面意义，而深层次意蕴是它的象征意义，这种解读方式具有普遍的适用性。

### 三、《易林》的语汇特色及其与《周易》卦、爻辞用语的关联

《周易》卦、爻辞的编写涉猎部分格言、熟语，有的韵律和谐，婉转动听，形象性强，充满文学色彩；有的概括性强，充满哲思理趣。援引格言、熟语入卜辞，《周易》是如此，汉代的《易林》也是这样。

《周易》中的格言，李镜池先生指出有两处，《泰》卦九三爻辞“无平不陂，无往不复”以及《损》卦六三爻辞“三人行则损一人，一人行则得其友”<sup>[11](51)</sup>。李先生的判断是正确的，前者揭示出任何事情都非完美无缺，得与失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。后者是基于生活经验，涉及怎样达成共识，如何处理好彼此之间的亲疏关系。《周易》除了这两句外，还有许多卦、爻辞是生活经验的总结，归之为严格意义上的格言欠妥，但也不乏加工提炼的痕迹，是现实生活的总结或再现。如，《乾》卦上九爻辞：“亢龙有悔。”暗示处于事情发展顶端时要警惕物极必反之理。《大壮》卦上六爻辞：“羝羊触藩，不能退，不能遂。”源于古人放牧养殖的生活积累，羝羊触藩不能进不能退，因为角被篱笆所卡住，爻辞指阳刚得到制约之象。《未济》卦辞：“小狐汔济，濡其尾。”小狐在河边戏耍、渡水濡湿尾巴，属动物活动场景的刻画，谓不谙成功经验而无法达到预期目标之义。《周易》卦、爻辞编撰和生活相连，有些仍长期活跃在千载之后的语言中，这种近似于格言的用语，在《易林》中更是丰富多彩。

《易林》爻辞《蒙》之《师》写道：“小狐渡水，污濡其尾。利得无几，与道合契。”化用《未济》卦卦辞而来，小狐爱在水边戏耍，《诗经·卫风·有狐》记载：“有狐绥绥，在彼淇梁。”“有狐绥绥，在彼淇厉。”“有狐绥绥，在彼淇侧。”<sup>[12](44)</sup>林辞援引入卜辞，也是对古老生活画卷的再现与提炼。《履》之《贲》写道：“上山求鱼，入水捕狸。市非其归，自令久留。”首两句采用比喻手法，山中无鱼、水中无狸是人们的生活常识，此处反其意而用之，暗讽做事不得法之义。《贲》之《蒙》写道：“戴盆望天，不见星辰。顾小失大，福逃墙外。”戴着盆子，往上望去，会遮蔽眼目而无法看得高望得远，后两句乃现实生活中的引申。《复》之《豫》：“卵与石斗，糜碎无处。挈瓶之使，不为忧惧。”蛋卵与石斗，自取灭亡，具有日常生活气息，近似格言而哲理性强。

《周易》卦、爻辞的语言一部分来自于熟语，或自创或借鉴，《需》卦上六爻辞“不速之客”，《谦》卦初六爻辞“谦谦君子”，《颐》卦六四爻辞“虎视眈眈”，

《咸》卦九四爻辞“憧憧往来”，这类四字句发展成了后代的成语。《易林》许多词语亦来自熟语，不少经过加工锤炼，如，《蒙》之《坤》中的“金玉满堂”见于《老子》第九章、《师》之《噬嗑》中的“忧思约带”、《同人》之《泰》中的“乘云带雨”。《周易》卦、爻辞一些熟语由口语提炼而成，生活气息浓厚。《井》卦初六“井泥不食”、九二爻辞“井谷射鲋”，《革》卦初九“巩用黄牛之革”等，是生活场景的缩影。林辞也不例外，《咸》之《困》爻辞：“空漕注器，豚彘不至。张弓祝鸡，雄父飞去。”叙述养殖家畜场景。《损》之《蛊》：“乘牛逐驥，日暮不至。路宿多畏，亡其驛骝。”描写的是生活中的寓言式画卷。

口语和书面语互动，双向流变，久而久之，有的含义往往受到遮蔽，解读时需要进行还原。“用”字是其中的典型代表。《周易·蛊》卦六五爻辞：“干父之蛊，用誉。”用，黄寿祺先生、张善文先生、高亨先生等人的注并没有对此作出解释，语焉不详。《庄子·齐物论》篇写道：“庸也者，用也；用也者，通也；通也者，得也。”<sup>[12][16]</sup>用、通、得并提，含义具有一致性。“干父之蛊，用誉。”用誉，谓(因此)得到称誉。用本指使用，《说文解字》：“用，可施行也。”<sup>[6][128]</sup>可施行，指利于实施，这是用的常见意义。由此可以引申出“得到”之义，这在《周易》中也能找到相关内证，《大有》卦九三爻辞：“公用亨于天子，小人弗克。”用亨，指得到宴享待遇。爻辞谓公侯能得到宴享而小人却不能。

词语含义遮蔽这一情形在《易林》中也不例外。针对这类爻辞，往往需要从口语与书面语流变的角度来破译。

抱，往往和子或鸡搭配组合成词，《否》之《鼎》写道：“鸣鹤抱子，见蛇何咎。室家俱在，不失其所。”抱子，芮执俭先生注释：“抱小鹤。”<sup>[13][182]</sup>抱子，《同人》之《恒》亦提及：“鸣鹤抱子，见蛇何咎。室家俱在，不失其所。”《巽》之《坎》写道：“持鹄抱子，见蛇何咎。室家俱在，不失其所。”抱鸡，《谦》之《贲》写道：“十雌百雏，常与母俱。抱鸡搏虎，谁敢害诸。”两首林辞中的抱子，芮执俭先生注为“抱幼鹤”“(手持天鹤)抱孩子”，抱鸡，未出注，芮氏的判断是有道理的，但还不够准确。抱，扬雄《方言》写道：“北燕朝鲜洌水之间谓孵鸡曰抱。”<sup>[14][541]</sup>抱子与抱鸡相通，指正在孵化幼崽的母禽，鸣鹤抱子、鸣鹄抱子、持鹄抱子<sup>②</sup>谓正在孵化幼禽的母鹤、母鹄。持，坚守之义。持鹄，指原处不动之鹄。抱子，谓正处于孵化阶段。哺乳期是一个具有攻击性的阶段，故见蛇或其他动物无所畏惧。爻辞均呈吉利，持肯定态度，明乎此，对于相似爻辞的讹误也可以得到更清楚的认识，《旅》之

《夬》写道：“十鸡百雏，常与母俱。抱鸡搏虎，谁肯为侣。”复见于《兑》之《鼎》。在这里，抱鸡处于被否定的状态，翟云升《焦氏易林校略》改作：“谁敢难者。”<sup>[15][316]</sup>并主张《兑》之《鼎》、《旅》之《夬》、《谦》之《贲》含义相同。翟的说法并不可取。这几则爻辞凸显孵化期母鸡的富有攻击性，同类不肯与它结伴为侣，参与冒险行动。无论是抱子还是抱鸡，与之相伴的事象往往指向吉利，这在爻辞中确实比较常见。另几处记载见于，《无妄》之《噬嗑》：“戴喜抱子，与利为友。天之所命，不忧危殆。荀伯劳苦，西来王母。”《大过》之《恒》：“宜行贾市，所聚必倍。载喜抱子，与利为友。”(复见于《巽》之《损》、《未济》之《益》)《丰》之《观》：“望城抱子，见邑不殆。公孙上堂，文君悦喜。”(复见于《巽》之《贲》)上述爻辞中的抱子均指处于孵化期的母禽，卦旨吉利，是一个褒义色彩的口语词。爻辞中提到的戴喜、载喜，指的是戴胜鸟。扬雄《方言》卷八：“鸛鵒，燕之东北，朝鲜洌水之间谓之鸛鵒，自关而东谓之戴鵒，海岱之间谓之戴南，……或谓之戴鵒，或谓之戴胜。”<sup>[16][474]</sup>《吕氏春秋·季春纪》：“戴任降于桑。”高诱注写道：“戴任，戴胜，鸛也。《尔雅》曰‘鸛鵒。’部生于桑，是月其子强飞，从桑空中下来，故曰‘戴任降于桑也。’”<sup>[17][130]</sup>郝懿行写道：

戴鵒即今之楼楼谷，小于鸛鵒，黄白斑交头上，毛冠如戴’华胜，戴胜之名以此。……又案，“部”借为“抱鸡”之“抱”。<sup>[17][131]</sup>

戴胜有众多名称，爻辞所说的戴喜、载喜，指的就是这种鸟。它的孵化引起先民的关注，《吕氏春秋·季春纪》作了记载，《易林》用的是这个典故。

“望城抱子”，指见到城墙上有鸟在孵化。城，谓城墙，往往有鸟在城墙的洞穴中栖息。“抱子”指的还是鸟类的孵化，繁衍兴盛之象，故下文又称：“见邑不殆。”

《丰》之《观》提及的“公孙上堂，文君悦喜”指的是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故事，具体记载见于《史记·司马相如列传》。相传出自司马相如之手的《琴歌》第一首写道：“凤兮凤兮归故乡，遨游四海求其凰。时未遇遇无所将，何悟今夕升斯堂。”<sup>[18][347-348]</sup>《丰》之《观》有“公孙上堂”之语，《琴歌》则称：“升斯堂。”用语相近。很有可能，焦延寿所处的西汉后期，《琴歌》已经在社会上流播，成为《易林》用语的取材对象。

鸛鵒，《噬嗑》之《渐》写道：“鸛鵒鸛鵒，治成遇灾。周公勤劳，绥德安家。”化用《诗经·鸛鵒》一诗，《鸛鵒》首章是这样的：“鸛鵒鸛鵒，既取我子，无毁我室。恩斯勤斯，鬻子之闵斯。”鸛鵒凶猛，传说

鸱鸢长大食母,是恶鸟,《说文》曰:“不孝鸟。”鸛,扬雄《方言》写道:“桑飞,自关而东谓之工爵,或谓之过羸,或谓之女匠,自关而东谓之鸛,自关而西谓之桑飞。”<sup>[14](564)</sup>郭璞注:“桑飞,即鸛也。”鸛善于筑巢,故呼之为女匠。《庄子·逍遥游》记载:“鸛巢于深林,不过一枝。”陆玑曰:“(鸛)似黄雀而小。”按扬雄、陆机的说法,鸛是一种小鸟,并不是恶鸟。这一说法在后世得到延续,刘黎明先生《焦氏易林校注》写道:“鸛,鸟名,似黄雀而小,又称巧妇或女匠。”<sup>[19](400)</sup>鸛和鸱鸢是何种关系呢?《毛传》写道:“鸱鸢,鸛也。”<sup>[20](470)</sup>郭璞注《尔雅》亦记载:“鸱鸢,鸛。”对此,郝懿行写道:“又韩、毛诸家说,并以鸱鸢为小鸟,无异词。郭以与下众鸱相涉,定为鸱类,盖失之矣。”<sup>[21](1234)</sup>鸛指鸱鸢是可信的,这从《易林》中可以找到内证,林辞首句冠以禽鸟名的句子有四处,分别是:《乾》之《蒙》“鵲鵲鳴鳩”、《谦》之《遁》“桃雀窃脂”(复见中孚之噬嗑)、《旅》之《晋》“鸛窃脂”。单句爻辞里的禽鸟均采用重名的方式,无一例外,是《易林》编写的通例,故鸛当指鸱鸢,而不是《方言》所记载的各地不同的口语词,是属于同一物复指。鸛、鸱鸢指同一种鸟,这种鸟并不是恶禽,而是一种无害的小鸟。

《易林》类似处于遮蔽状态的词语很多。破解这类词语的含义,熟悉日常生活和先秦典故是必不可少的一环,如,《家人》之《颐》卦的“伊威”指地鳖虫,取其形体威武之义。《诗经·豳风·东山》已有“伊威在室”之语。《井》之《兑》中的“长柱”指鹤,取鹤与众不同的形体的特征,长柱,谓鹤腿细长。

#### 注释:

① 两种类型的划分,李炳海先生有详述,见《中国诗歌通史·先

秦卷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2年版第37-38页。

② 刘黎明先生持作鸣,见《焦氏易林校注》,巴蜀书社,2011年版第950页。

#### 参考文献:

- [1] 李炳海. 中国诗歌通史·先秦卷[M]. 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2.
- [2] 朱熹. 诗经集传[M]. 北京: 中国书店, 1994.
- [3] 高亨. 高亨《周易》九讲[M]. 王大庆整理.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11.
- [4] 尔雅[M]. 杭州: 浙江古籍出版社, 2011.
- [5] 袁珂. 山海经校注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80.
- [6] 段玉裁. 说文解字注[M]. 郑州: 中州古籍出版社, 2006.
- [7] 惠栋·周易述(附《易汉学》《易例》)[M]. 郑万耕点校.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07.
- [8] 焦延寿·易林汇校集注[M]. 徐传武, 胡真点校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2.
- [9] 王先谦. 荀子集解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96.
- [10] 尚秉和·焦氏易林注(《尚氏易学存稿校理》第二卷上)[M]. 张善文校理. 北京: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, 2005.
- [11] 李镜池. 周易探微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78.
- [12] 王先谦. 庄子集解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7.
- [13] 芮执俭. 易林注译[M]. 兰州: 敦煌文艺出版社, 2001.
- [14] 华学诚. 扬雄方言校释汇证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08.
- [15] 翟云升. 焦氏易林校略(《续修四库全书》影印本)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98: 1055.
- [16] 钱绎. 方言笺疏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84.
- [17] 陈奇猷. 吕氏春秋校释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02.
- [18] 徐陵选编, 吴兆宜注, 程琰删补. 玉台新咏笺注[M]. 长春: 吉林人民出版社, 1999.
- [19] 刘黎明. 焦氏易林校注[M]. 成都: 巴蜀书社, 2011.
- [20] 马瑞辰. 毛诗传笺通释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9.
- [21] 郝懿行. 尔雅义疏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83.

## Investigation into Ancient Songs of *Yilin* and *Zhouyi* in Han Dynasty

TIAN Shengli

(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, Nanjing University, Nanjing 210093, China)

**Abstract:**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*Jiaoshi Yilin* and *Zhouyi* can be explained in three layers. Firstly, the poetic feature of *Jiaoshi Yilin* is derived from the divinatory symbols of *Zhouyi*. Secondly, the yaoci of *Jiaoshi Yilin* is, to a certain extent, applicable to the sorting method of *Zhouyi*'s yaoci. And thirdly, the symbolic expression is one more bridge, which indicates that linguistically speaking, the two works are expertise in citing epigrams and allusions, hence being flexible and changable.

**Key Words:** *Jiaoshi Yilin*; *Zhouyi*; construction of poetics; symbol; linguistic art

[编辑: 胡兴华]